

# 我們都是史豔文

一九九六，三月初春，一個人沐浴在鳥籠溫暖的陽光之下，看著籠中黃的小球、紅的大球隨著人群的律動不由自主得旋轉、飛舞，心情不知不覺的也飛揚了起來；想起了一樣初春的北港、不一樣的人兒；想起了早已蒸發散了的汗水，是一層深深沉澱下來了的真情；呼，熊熊在耳邊飄來了歆宜學姊淒厲的催稿聲，一聲比一聲摧殘我幼小柔嫩的心靈！好吧！不管你是「芋仔」還是「蕃薯」，是一年級還是六年級，這篇小故事與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曾不經意在心湖中掀起陣陣漣漪的點點滴滴；這些點滴可能自咱們的生活、環境中、甚至書本中冒出來過，只是咱們從前可以忘了拾取，但現在可別再遺漏了喲！

現在，就讓我來告訴你們一段「史豔文」的愛情仇，這是伊四月初一彼日托夢給我的：

話講當初，史豔文和藏鏡人在「粉身碎骨崖」一戰確實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教，最後史豔文不幸被藏鏡人一掌拍落到粉身碎骨崖下，不幸中的大幸是伊仗著不老丹的神效，人只是昏死而已。一時之間春去秋來，目睽睽一下已經過了五十年，伊悠悠轉醒，被眼前的景像驚到！「好厲害的輕功啊！」原來在伊的眼前，是一陣少年仔在打籃球，伊一個提氣向前一揖：「這是啥米所在？」「鳥籠者、chinese medical collage's 綜合運動場也，亦即本校之巨蛋也而和其它巨蛋相較之下，最特別的是鳥籠不只只是個鵝鴨蛋而已，還缺乏發育完整的蛋殼耶！」少年仔抱怨著。

這陣少年仔在赤焰焰的日頭之下，吼的狂風之中追逐著不受控制的彼粒球，拼命的模樣使得史豔文悲從中來，伊想起了滿腹熱血的少年時分，也是只能在遍地荆棘的深山山林內練武，時常遍體鱗傷，唉！想到傷，伊摸摸身軀上的傷痕，潛入了最近的彼棟教室，伊躲在最後一排，偷偷記著臺上先生講的話：「穴道、其實就像節點啊！而器官可不正是波源，依各自的功能發射不同頻率、不同波長、不同振幅的波，由節點的狀態，可以推斷身體健不健康哦！」

伊依這段話將自己的任、督二脈打通，一個時辰之間，伊全身的真氣繞行了十二周天，聚在天靈蓋周圍，伊不禁想到了內功心法中的一段道理：「人的靈魂是由凶門進入肉體的吧！當凶門隨嬰兒出生而封閉，聲聲啼哭該是為了難以擺脫這人間的

苦難吧！而當造物者的呼喚降臨，凶門更是靈魂離去的不二法門！」嗯，有理！有理！莫怪有「三花聚頂」之言啊！

熊熊之間伊用眼角的餘光掃到了一條一條搖搖擺擺的形影，滿身軀罩著一領白衫，顛顛倒倒飄向同一個所在。「咦？莫非是『蓋棺論定閻王使』？待我隨後觀來！」伊施展著輕功，隨人影而行；原來彼陣人影是醫學生，身軀竟然如同「蓋棺論定閻王使」一般虛弱！

「大體，就是『大概』、『大約』、『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就大概讀一讀、大概考一考、拿個大概的分數，But 如果太混的話呢？就只好大約被...！」學生甲 saying。

「神解，是神才了解的東西，也是醫學生難以了解的東西；是醫學生不見得想去了解的東西，卻是神一定要醫學生去了解的東西！」學生乙 complaining。

「唉！沒想到蓋棺論定閻王使不但身體虛弱，心裡嘛莫蓋勇壯！可惜一個人才啊！」伊一邊感慨、一邊轉身閃入了大體實驗室；一時之間進入伊的目睽，是一片的刀光閃閃、劍氣逼人！「料想不到！蓋棺論定閻王使為著吾吞食入腹彼粒『不老丹』，竟然與吾苦苦相逼！」伊搶進一步便要出手，卻熊熊發現彼陣人割的是屍體，這時伊才知這陣人不是閻王使，竟然都是華陀再世！

伊慈悲的心情又再發作：「要幫助生命、必先了解生命；而要了解生命、卻又往往無法尊重生命！」

伊念頭一轉，稍稍開懷，但伊猶原忍不住想欲問彼陣未來的 Doctor：「親愛的！告訴我，當我們手持解剖刀在 Cadavar 身上肆意大刀闊斧之際，他，到底會不會痛？感覺，不也伴靈魂而去嗎？」

正當伊胸中疑問千條、不得其解之時，伊發現自己已經被一團團的福馬林所包圍，伊的鼻頭出現了氣血逆流的症頭，組織液雖然已經是破鼻而出，但是馬上被伊用內功逼回！正待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之際，伊竟然熊熊號出聲來！因為伊影到有人拉扯「內收肌群」，使屍體的腳一動一動，而伊天生猶原就需要師傅的拉扯才算是動作，伊原來不過是屍體般的性命罷了！

「人和木偶最大的不同，在於人的肌絲拉在身軀之中，由自己控制；而木偶的肌絲拉在師傅手上，身不由己！」史豔文是雲州大儒俠，可以施展

武林中最神秘、最厲害的純陽掌，伊也是數十年來所有台灣仔心目中最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一離開師傅的手頭，就啥米也不是了！唉！伊忍不住目尿管管流，雙腳一縱，往上竄高了數公尺，左腳踏右腳，又向上升高了幾公尺，伊發現自己來到了 Histology 實驗室，裏面又是一陣閻王使模樣的人，擺在看顯微鏡。伊隨手擒來一台，一看之下，裏面有彩色的身影浮動，伊熊熊以為是藏鏡人追殺而來，待伊詳細一問，才知道這原來是叫作「阿米巴」！

「人其實不用為了可以利用顯微鏡偷窺微觀世界而沾沾自喜，因為也許在另一架鏡頭之下，咱們乾坤宇宙也只不過是一坨『阿米巴』而已啊！」史豔文念頭一轉，忍不住哈哈大笑！因為在一個制式規劃下的社會，人所殘存的那一點點自在生活的自由，又和木偶相差多少呢？想到此，伊完全想通

了！一時之間便施展無上輕功而去，不知去向囉！

史豔文的故事，就為大家講到這，有人問史豔文到底是何去何從？莫著急，伊在離去之時，特別交代我一定要寫一段小小的結語：

「嗨！各位親愛的小朋友！在大家假裝成熟、穩重，甚至於強迫自己去過著所謂醫學生真正的生活之際，你可曾真正得問問自己，問問自己是否還殘留下一丁點兒天真的因子，還是不是有那個空白能讓想像的彩筆在生命裏塗鴉；也許你早已遺忘一些人、一些事、甚至一段感情，只因在你心中，醫學已分享了太多太多的 bytes，卻不知在我們曾經共同堆砌的世界裏，那一磚一瓦竟不只是 Medical 而已；看過了上面的文字，也許你綻放出會心的一笑，也許你已享受到了似曾相識的快感，千萬別刻意去回想，這不是實驗報告，Just enjoy it！Ok？」

